

被曝老书记4个儿子支配全村90%资金 “红色天堂华西村”再成舆论焦点

经济转型发展出“观摩经济” 受严格控制村民难言幸福

价值4亿的金牛、高达328米的五星级大楼，搞起观光旅游业的华西村近年屡出风头，据华西村的官方声明，现在的华西村已经“小华西提升大华西，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”，但南都周刊记者赴华西村调查发现，这个看似紧密的集体经济链条也有漏洞，华西村民的生活其实也难言幸福。

转型为“观摩经济”

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。

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，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。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，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，总产值超过了500亿。

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，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，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，身家近2000万。2002年，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，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“反向改制”。

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。近年来，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，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“刀下之鬼”，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。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。

在王哲的身后，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，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。这幢高楼，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。

“增地空中新农村”，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，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——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。

两个月前，在“新农村大楼”内，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，价值高达4亿元。这是吴仁宝“农村城市化”思想的结晶，凭这个牛，他认为，可以“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”。

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理解解为华西村的“炫富”。要登上“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”看上一眼金牛，得花500块钱。很多游客游览之后，大呼坑爹。

“转型”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，从2009年开始，像钢厂、纺织厂、化纤厂等华西村“看家”产业，订单都在减少。

华西村新书记、吴仁宝之子吴协恩，提出“西南建工贸钱庄，东北建六畜粮仓，中间建人间天堂”。他将旅游、金融、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，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。

除了新农村大楼外，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、长城、凯旋门……并从美国麦道、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，开辟了“空中游华西”的新路线。

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，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。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，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。这些年来，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、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。华西村由此发展了“观摩经济”。

这是一条“红色经济链”，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，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，住农村别墅，吃农家土菜，听红色的《华西村歌》，一个“特立独行”的中国乡村，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。



传说中的金牛

经济控制让村民迷惘

在网络上，很多人都认为，华西村就是天堂。

根据官方的说法，目前已创造出“小华西提升大华西，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”的崭新面貌。

在百度华西村吧，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，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；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，求交往的帖子。

2003年，《南方周末》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，什么是幸福？

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：“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。”

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：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。不过，中心村村民吴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，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。

吴庆丰家的殷实度，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。35岁的吴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，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社做会计。母亲吴荷英59岁，有腿疾，父亲吴详兴则是外村来的“招婿”，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。

这个“待遇”，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。

吴家的收入，有三个来源，一是“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，工资奖金多劳多得”，车间管理员吴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，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，62岁的吴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，月入1300元。

而奖金部分，则遵循村里“二八开”与“一三三三”的分配机制。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超盈利指标部分实行“二八开”，即20%留在企业投

入再生产，80%用作奖金分配。奖金分配的规则是10%奖给厂长，30%奖给厂经营班子，30%奖给职工，结余的30%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。

2010年，吴庆丰家全年的奖金收益是48万元。但村里有一条，叫“多提积累，少分配；少分现金，多参股”，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%。吴庆丰一家能实收9.7万元现金，其余八成须参股。

第二类收入是“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，各项福利待遇”。比如，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，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。

第三类收入被称作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”。累计至今，吴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。但吴家股份的分红，被套在了房子里。

2008年，吴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，共542平方米，总额208万元。入住的代价是，吴家须分10年，以每年20.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“租赁费”。

吴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，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，但是钱是看不到的，一分红，就直接缴纳别墅“租赁费”了。

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，吴家付出的，是三个劳动力，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，只有春节两天假期。

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资金管理链，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。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，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。根据《村规民约》，一旦村民离开华西，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，包括房子、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。

思想控制更严

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，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。村规里说“奖猫罚狗”，养猫可以受到奖励，因为猫可以抓耗子，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，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。

村里也设了“敬老奖”，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、90岁、100岁的老人，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、1000元、10000元奖金。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，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。

理论上，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，老书记吴仁宝说：“华西两个不好，一个是不能赌钱，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。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：第一个是年龄，你到了60岁，退休了；第二是时间，晚上只能到八点钟，你回去休息，八点钟以后要罚款，这是为了你的身体；第三是价钱，只能是一块钱，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，有思想负担，对健康没好处。”

从1989年，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。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，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”。年迈的吴仁宝，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作报告。

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，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。



老书记吴仁宝

占据金字塔尖的吴家

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，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。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“华西特刊”上，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“金字塔”状，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“金字塔”的顶端。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。

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的研究数据，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.7%。

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，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，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，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。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，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，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，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。

“在我有生之年，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，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，做给全国人民看看。”吴仁宝说。

但是否这样就幸福？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，中心村、周边村、外来工，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。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，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。